

我在春分等你

□孔祥秋

二十四节气的节气词，每一个都美到了巅峰，在舌尖上轻轻一弹，是云朵的轻盈，是花蕾的饱满。每一美都可红为红颜知己，都可以凭栏吟诗。就算是霜降、大寒这样凛冽的词，都可以同坐共茶，说说心事。

春分，有名词的通透，也有动词的灵性。虽然不如清明、谷雨这样的节气词，更有鲜明的个性，但指向性却更明确。季节至此，日夜两分，黑白各半。春色也左右两分，一半含苞如梦，低吟；一半绽放如歌，高唱。看那一溪水，半寒载残冰退远，半暖载鸭鸣归来。相对应的秋分也是如此，忙一半收割，颗粒归仓；忙一半播种，四海无闲田。

这时节，踏向田野会觉得土地是半软半硬，采一篮半黄半绿的荠菜，用清水一洗，用热水一烫，这野菜就会绿盈盈地满盆满碟。鲜吃，蘸酱，爽口；蒸吃，拌面，嫩滑。这春分的鲜味让你混混沌沌的嗅觉一下子就欣欣然醒来。刹那间，连谈话也生机盎然起来，上一句是柳丝摇，下一句是杏花开。这岁月，我们不缺巧言令色，也不缺冷嘲热讽，实在太缺少液汁饱满的腔调了。

有位作家说，今日文士的技能甚至比古人更娴熟，比不上古人的，永远是内在的距离，如何都达不到闲云出岫、清风自在。

我以为，这内在的差距就是在城与在野的差距，一种是匠意，一种是农事。

自然之谈，自然之文字，这是一种美好的土地品德。

去春风里漫步追寻，田野通透，心事也通透。不管是麦苗青青，还是耕犁穿梭，就似那大师的泼墨，宣纸轻轻展开，笔锋轻轻一带，就是一幅幅水墨丹青。

简约，而唯美。

那时，乡间的友情也是如此。才小别了一日的伙伴，再相遇却是土亲泥亲，将自行车往路边一扔，两个人横斜在沟坡上，说星星，说月亮，也说自家还没睁眼的小奶狗。

能有人在田野里席地相谈，那该是多么舒心的事。不管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却时不时会有这样

的琢磨，可细细念来，这样的朋友似乎是没有或者说是没有了。少年那时候是有的，只是这关于田野的友情，在今天都已经被格式化了，杯盏之间，除了俗套，就是客套。

折一支柳笛，可为一寸的短歌，尖声啁啾，也可为五寸的长调，低声呜哇。这最春风的调子，哪里去听？还有，那个陪你一起在地头挖甜茅根的人，哪里去了？

昨天，和朋友开车穿过一段堤坝，忽然看见路边有两位老人，应是一对夫妻，他们相对而坐，慢慢择着野菜，那么安静而悠闲。“已枯半树风烟古，才放一花天地香。”这幽静的古意，其实是土地给予他们的安详，是季节赋予他们的从容。

素情栽竹，素心养莲，我们，谁还有？

二十四节气似乎是号召着乡野里的风，其实是一代代的耕者，引领了此起彼伏的二十四节气。这农历之美，无可代替。

一声牛的哞叫，一声鸡的高鸣，万事空远。万事空远，不是闲作隐者，懒作庸人，而是操起耕犁，翻春土；打理沟渠，引春水。农家人的忙碌，就是绽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种二十四节气样的节奏之美。就算上天揽月、入海捉鳖的科学大事，也是一步一步有节奏之美的。

节奏，不是刻意，而是自然，如春种秋收的农事。

四季，泾渭分明，告诉我们一切不可浮躁，一切不可贪婪；一切不可激进，一切不可懈怠。适时，为识时务。这“识时务”就是顺应时令，就像候鸟的来去，有舍当下，才得前程。就像留鸟的坚守，不沐落叶之惆怅，哪有自己的花千树？

“春”是一种朝气，“分”是种种追求，守土地之德，万物生。

我在春分里等你，回归季节之美，不虚风雨，不伪流水，去沉潜于二十四节气的格律。有序之因，必生有序之果。



诗一首

□于金元

在春风里

看见她的美
在春风里
我将消逝
消逝我的干瘪
在春风里
没有理由不成为花朵

看见美
我开始敬畏
不再解释
尽管解释听起来伟大
响亮的脚步声是最美的语言
在春风里
没有理由不成为花朵

春风的意义

春风啊
你一吹，就有了意义
小草穿上了欢乐的绿衣
花儿睁开眼睛，看着
美丽的世界

春风啊
你一吹，就有了意义
久别变重逢
燕儿飞舞，呢喃着
每一个人都懂的情话

春风啊
你一吹，就有了意义
一树一树的花开
一步一步的豪迈
每一个角落都是春的世界

酒水之城

□高玉宝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以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汇报的方式描绘了五十五个想象中的城市。卡尔维诺的笔带领马可·波罗沿着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看到的是高大的阳台、雄浑的城墙和笔直的街道，还有富足的人民。他的笔下，一座座中国城市通往世界的尽头。在中国的城墙下行走，你会听到丝竹与琴瑟之声从宫殿内隐约传来，然后，你可以想像穿着宽大袍子的女子扭动着纤细之腰，正在表演“蛇”之舞。腰间配着黑铁之剑的武士分坐正殿的两边，即使是庆功之宴，纪律严明的军人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懈怠。他们的耳边时常响着征战的号角与铁蹄踩过绿洲时的匆忙之声，箭簇从黑暗中射来的哨音，还有大漠朝阳初升时的悲凉……

山东青州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州人的酒就作为酒精为八路军战士疗伤。胜利了，青州人的酒成为战士们庆功豪饮的醇香之液。许多年以后，英雄们依然会记起那些烈焰和酒香。

作为东夷文明的腹地，作为古九州之一的青州，似乎比“看不见的城市”更加神秘。这些神秘远在云门山石之中，近在弥河水流之上，虚无于每一缕新的阳光里，飘渺在每一寸刚吹来的季风之梢。只要你感受，这份文明的源头就会一直在你的眼前奔流。你将不去思索时间，只做历史人流中的一份子，从远方来，到远方去。你或许风尘仆仆，你或许春风得意，都不为过。唯有这座山立在城市之前，白云飘过山头，白马滞留于荒原，苍鹰悬挂在高空。

你沿着弥河前行，河水中飘荡着酒糟的气息，船家的门前放着用来装酒的陶罐。每天，他们将云门山上的酒运往海上的集市。这些船家例来都是一座城市的线索，是他们将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串联在一起，他们将最好的美酒运往海上，然后带回茶叶与铁器，还有用来装饰美人的

玳瑁。那时，青州的船家都腰背大弓，铁箭用来射杀海里的大鱼，竹箭用来对付船上的海盗，整个渤海，无人不知青州船家的底细。他们的女子像水，喝烈酒，唱最为轻柔的歌，给情人舞剑，送别时不忘深深地亲吻情人的脸。青州的女子奔放如大海，又温柔如和风。她们的矛盾在于多情，饮了酒尤甚。她们的船载过无数参战而归的英雄，她们亦浓烈地爱上那么多深情的汉子。

船家立于船头，水手是儿子和女儿，儿子负责拉篷、摇橹，女儿负责撑篙，有时老婆负责掌舵。船家好酒，他将身上的大弓取下，将长袍挽起，将怀里的银子放在甲板上，一边喝酒，一边唱古时的歌。细听，你会听到这流传了千百年的歌声正是《诗经》与《楚辞》。船从我们身旁缓缓而过，迷雾里的海市蜃楼骤然收缩，一切影像被吸水笔吸走了般，“倏”地缩进冥冥不见的洞中，缩进《看不见的城市》的字迹当中。

那白衣女子的琴声犹在，身后一条青州人的酒船再度开来，他们既不思来途，亦不问过往，他们的歌声渐渐唤醒黑夜。海上升起一轮明月，肥胖的月亮让人想起情人的脸庞，还有她在灯下浅浅微笑的迷离。船家像极了时代的诗人，他的腹中有酒，心中的诗早就传到远方。所以，要记载一座古城，你不能不说历史，要说青州，就不能不说青州的酒，这座神秘的城市与酒息息相关，因了“酒意诗情谁与共”的寂寥，因了“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因了“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

青州的酒，青州的李清照，与这座城一样，古老，醇香。